

锡剧《烛光在前》笔谈



由江苏省常州市锡剧院演出，罗周编剧、童薇薇导演的锡剧《烛光在前》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张太雷同志的真实故事为创作原型，以张太雷同志“为人民谋永远幸福”的忠贞信仰为引领，讲述了他的妻子和儿女坚强不屈地生活，追随张太雷的足迹走上革命道路的感人故事，深情讴歌了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所有的革命先烈。该剧已入选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投入目、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并将于5月7日—8日代表江苏晋京参加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编者

《烛光在前》观剧散记

□马也

这几年看戏确实不少，但是很久没有这类观剧的艺术体验了。2020年或者更早——至今，锡剧《烛光在前》，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戏剧文学作品，是最令我感动的剧场演出。这部作品是江苏常州给当下中国戏剧以及建党百年的厚礼，是罗周对当代中国戏剧文学的又一贡献。

写张太雷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他的丰功伟绩，怎么写？罗周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她本人的思想的烛照力量和叙事、结构等方面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把张太雷及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化成精神的烛光，烛光引领着众人，众人又折射了烛光。

于是，这部戏就以母亲，也就是张太雷的妻子陆静华为贯穿主角，既塑造了一位伟大母亲的形象，又通过母亲的“三别”（别女、别儿、别夫），来折射“烛光”的引领。如果非要概括这部戏的故事意象的话，那应该是“烛光在前，母亲史诗”。

作品的叙事结构极有创意和匠心。全剧也可以简化为三个字：“信”“别”“烛”。故事的外壳是一封信，是张太雷的一封信家书。第一折“剪信”，陆静华要带二女儿一儿逃难，所有家当全部抛却，惟独“怀揣泛黄纸一张”。全剧就由这张纸展开，剪去抬头和落款，别有情节，另有用意。这张纸凝聚的正是“烛光”，“烛光”引领着“三别”（动作）。所谓“三别”实际上是“三送”：送夫、送女、送儿——送不送、怎么送、在哪儿送、送到哪儿？过程的展开——千回百转，一波三折，荡气回肠。

在第一折“剪信”中的“别”（“送”），次女张西梅要投身抗日洪流，母亲先是“留”：三层命令“看着她！”“看紧她！”“守住她！”其实也是探测女儿的内心真意，因为她早就料定此女必随“烛光”而去，否则开场她就不会“怀揣泛黄纸一张”了。三番四复之后，她同意了女儿；但去往哪里？不是南京而是上海，那里有你爹爹的伙伴。

第三折“掷衣”，船上“寻儿”“别儿”“送儿”，一场绝佳好戏。情节太独特，母亲的情感也太独特。罗周有强大的人物“经验重塑”能力，她总会把“山石”一样的资源消化熔炼之后，压缩提炼成晶体，形成戏剧之核、情节之核、动作之核、意象之核；这个“核”具有极大的艺术能量，之后再艺术化地辐射，如此剧的“信”“别”“烛”。她的另一部作品《瞿秋白》同样是以“舍生取义”的一个“取”字来艺术展开：为什么取、为谁取、怎么取，甚至是“取”“舍”“死”的动作具体样态——刑场。把为了一种信仰而牺牲、献祭的义无反顾和自觉意志（动作），戏剧化地编织、放大、放慢；一个伟大高贵的灵魂被活生生地再现。

4年前，编剧罗周、导演童薇薇、主演孙薇创演了锡剧《卿卿如晤》，这部剧以黄花岗起义为时代背景，从烈士林觉民之妻陈意映的角度讲述“与妻书”的故事。舞台上没有正面凸显革命者的刚毅不屈，而是从小女儿的儿女私情衬托革命者以天下为念的革命豪情，令人耳目一新。如今，这三位创作上的“铁三角”又齐聚常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时刻，为观众带来了“革命者妻子三部曲”的第二部——锡剧《烛光在前》，实现了一次全新的跨越。

《烛光在前》以“常州三杰”之一的张太雷同志“为人民谋幸福”的忠贞信仰为引领，讲述了他的妻子和儿女坚强不屈地生活，追随张太雷的足迹走上革命道路的感人故事。全剧以张太雷夫人陆静华为第一主人公，从这个极其平凡又极其伟大的女性身上，折射出共产党人为信仰前仆后继、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光辉，深情讴歌了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所有的革命先烈。从精神实质上看，由《卿卿如晤》到《烛光在前》是一脉相承的；但从创作的难度看，后者无疑是对创编导演的一次严苛的大考验。当今戏曲舞台上，除了李大钊、焦裕禄、谷文文、孔繁森等男性革命志士和英模人物的戏剧化表达外，编导们的创作视野又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了这类英模人物和革命志士背后的女性人物，涌现了一批优秀剧目如评剧《母亲》、京剧《母亲》、锡剧《卿卿如晤》等。但即便是以柔情似水、母爱无边的女性形象为主的艺术创作，依然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以真人真事为依据的舞台创作，在不失真的前提下，如何能做到比纪实报道更好看，更有艺术性，更能引起观众的震撼和思考。面对这样一个艰巨的难题，江苏省常州市锡剧院的同仁们可谓迎难而上，用优异的表现为了“这场攻坚战”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烛光在前》初告捷。它的成功正在于编导们没有从张太雷的事迹出发，去正面描写一位革命早期仁人志士的伟岸形象，而是实事求是，结合实际情况，量体裁衣，围绕孙薇打造剧目，将表现的重点落在了张太雷的夫人陆静华身上。在编导们神奇的剪刀下，我们没有看到不择巨细地去罗列事迹，也没有让陆静华在张太雷的庇护和感召下成长为一名失真的革命者。而是以陆静华与丈夫张太雷及三个子女之间的数次别离为主题，构建了“剪信”“议去”“掷衣”“起名”四场主戏。每折可独立成章，连缀起来又是一台完整的演出，这中间基本是围绕着张太雷写给自己母亲和妻子的“一封家书”这一真实事件生发的，其中也加入了编导富有创造性的剪裁和诗意的升华。在我欣赏的过程中，脑海中不时地跳出李春利创作的歌曲《烛光里的妈妈》的句词。这首歌在结构上与该剧异曲同工，词作依次描写

《烛光在前》对当今中国戏剧创作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例如如何让主旋律主题性创作，从注重宣教功能向真正的优秀艺术品过渡的启示。好的艺术品应该有“两个伟大”，而只有观念的伟大、题材的伟大、原型的伟大、信仰的伟大，是不够的，还要有艺术表现的伟大。罗周的现代戏作品总能把两个伟大有机地融合起来。艺术表现的伟大，重要的是人的发现、人生的发现、“人间”的发现、人格的发现和人性的发现，这也是作品的精神发现和思想发现。例如该剧“腌萝卜”“熬”“压”“搓”“忍”是“人生一世亦如此”的戏剧化表现。不是堆积苦难，展示苦难，而是直面苦难、迎接苦难、穷尽苦难、超越苦难，于是苦难被提炼上升为史诗。

发现人表现人，难在心理的发掘。把外在冲突内化为心理冲突，把外在动作内化为心理动作。船上的戏就是一场心理戏。陆静华明知儿子在船上，但是又不能挑破。母子背躬唱“再相逢，再相逢，不知是哪一春”，个体命运已被预感，“这条路不好走啊，太雷离家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一天”。但作为母亲总存幻想，她难以承认这一别就是永诀。

“余韵”看似是倒叙，本质上是心理戏；可以看成是全国解放后，她在国庆观礼台上方得知儿子张一阳已经牺牲，之后的心理。四十句“绣十月”的怀胎歌，罗周用工笔重彩为母亲形体造像，用深情浓意为母亲精神造像，“五月绣得石榴红，腰身笨重小腹隆，吃糠咽菜不敢饿，怕儿肚里嫌娘穷”。这个母亲十月孕育的是谁？18年后跟随烛光前进的战士，为了革命而牺牲的烈士。这段心理的叙述，平静、坦然、隐忍、悲壮。

锡剧《烛光在前》是试演也是首演，从剧本到舞台呈现，当然有调整打磨的必要，但这不影响它高水平的艺术质量。导演童薇薇的舞台处理和主演孙薇的演唱，可圈可点可展开分析的亮点很多。13年前和12年前两场戏的情景再现，达到甚至超过《红灯记·痛说家史》的经典，孙薇当年的演唱功力得以很好地发挥；演得惊心动魄、勾魂摄魄，看得屏神静气、物我两忘。船上的三人戏和“余韵”的“绣十月”，经进一步加工，完全可以雕刻成现代戏的折子戏。

“余韵”四十句的唱词可能成为中国叙事诗的新经典，不输李季、李瑛、张志民的名篇。可以看出罗周从古典到现代，从民族到民间，从诗经到讲唱，直至清人子弟诗的文学贯通积累。

“余韵”，在戏剧结构上也是奇绝的。这是对四折戏的“破”。这种“破”，使“烛光”和“母亲”的主题更为丰厚、丰润、丰满，带来了作品的“象外之象”“旨外之旨”“韵外之韵”。

泛起霜华的黑发、印着牵挂的脸颊、不再挺拔的腰身和失去了光华的眼睛等母亲的外貌变化，通过记忆中的感人场景，传达了人物内心的真挚情感。反观《烛》剧，亦是陆静华与子女们的一送再送、一别再别的情节延展，由张一阳之死，引发对张太雷的回忆重现往日夫妻之情，将一位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热情、最有理想、最具献身精神的年代”，有着美好的心灵和海洋般的胸怀的活生生、沉甸甸与时代共脉搏的人民母亲形象立在了锡剧舞台上。

高尔基曾说过“文学是人学”。《烛》剧的编导们以“人学”作为创作的目标，尤其是通过编剧独具慧眼的发现，让我们亲切地感受到陆静华那熟悉的生命气息和精神光泽，感受她心灵的悸动以及复杂的人生况味。“剪信”一折中，有着对小家幸福美满的向往的陆静华，希望自己的子女们能够安稳度过一生，当孩子大了明知留不住，“却总想留你一留”。在劝说二女儿张西梅放弃救国念头的交谈中，她仿似在西梅身上看到了夫君张太雷身上久违的那种炽烈情怀。在难以挽留之际，她毅然将一封怀揣许久、且已剪去落款的家书让孩子们念了出来。这是一个在她心里憋了整整10年的秘密，当孩子们念完家书，知悉自己的父亲便是革命者张太雷后，母亲陆静华早已泣不成声。“议去”一折，陆静华知道大女儿羡慕二女儿的人生选择，希望走父亲的道路，她没有挽留，而是以腌萝卜为喻，希望西屏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再苦再难也要咬紧牙慢慢熬。她的嘱托可谓字字含情，掷地有声。“掷衣”一折，陆静华明知小儿子就在即将离开的船上，但她不想阻拦儿子的人生选择，她用尽全身力气，把儿子的衣服和丈夫牺牲时被打碎的怀表一起扔上了船。霎时，儿子泪如雨下。他跪在船头，嘶声力竭地喊着“妈妈，儿子给你磕头了”。岸边，陆静华也是泪流双颊极力回应对着“当心身体，听你二姐的话”。那一刻，观众席安静异常，落针可闻。通过几次的送与别的戏剧行动，不仅将张太雷家书中“不能不尝一点离别的苦，去换那种幸福……”演绎得淋漓尽致且催人泪下，也让我们看到一种诗意的现实主义穿透历史，以最鲜活生动的细节完成了陆静华的人生成长的塑造，此刻她的心里或许真能放下整个世界。

当我们循着陆静华的生命轨迹感受她那强烈的生命气息和闪亮的精神光泽时，我们也看到了陆静华的饰演者孙薇在与人物互相交融时完成的自我升华。应该说相较于《卿卿如晤》中的陈意映，她的表演充分将深度寓于朴素之中，在平实中闪现奇崛，在具体而微的人生情景中，孙薇对角色的塑造上，激情是节制的，她善于抓住角色的每一次心灵的颤动，将人物的人情美和道德美一层层地呈现出来。

为天下妻儿谋永远幸福

□季国平

锡剧《烛光在前》结尾处，引用了革命先烈张太雷给妻子陆静华家书中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们离开是暂时的，是想要谋将来永远幸福。你也可享真正幸福，母亲与孩子也享真正幸福。但现时不能不尝一点离别的苦，去换那种幸福。所以我你不必忧虑，大家该在这时期中努力做，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何等快乐的事啊！”家书本是很私密的，但张太雷家书所言，却是为天下妻儿谋将来永远幸福，突显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作为张太雷妻子的陆静华，虽是一名普通的母亲，但她忍受离别之痛，无怨无悔，引领儿女继承父志，走上革命道路。在建党百年的特殊日子，缅怀先烈、塑造英雄，锡剧《烛光在前》的创作不仅有着特别的意义，而且该剧以独特的构思、别样的风格、鲜活的形象、动听的唱腔，在建党百年诸多剧目中脱颖而出，引人注目。

该剧的立意、构思和风格是十分鲜明和独特的。就剧目立意言，名曰“烛光在前”，“烛光”是有着鲜明的象征意义的，她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象征，也是共产党人“初心”的烛照。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以张太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要为天下妻儿谋将来永远幸福，他舍小家为大家，引领妻儿走向革命，为新中国的创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就剧情结构言，全剧以“烛光在前”为引领，以陆静华与丈夫张太雷及三个子女的数次别离为主线，以夫妻情、母子情、革命情为贯穿，演绎了一出可歌可泣的锡剧大戏，塑造了张太雷、陆静华真实生动的感人形象。全剧四场主戏，如编剧所言，前三场戏以陆静华支持儿女们寻找党组织为切入点，既有按时序推进之一送再送、一别再别之情节延展，又在儿子张一阳之死上重组时间线，展开对张太雷的回忆，形成首尾呼应，从而完成对“烛光”的追循和回溯。在我看来，前三场戏完整严谨，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明写陆静华与儿女们的一别再别，也是在暗写张太雷，写太雷精神影响的无处不在。儿女们对于革命的向往，正是父亲精神的感召和父辈道路的自觉追随。至第四场戏，由儿子张一阳的死（1939年），引出了当年（1913年）张太雷为儿子起名往事的回溯，张太雷正式登场，向妻子道出了抛妻别子、离家多年的真相。张太雷夫妇的生离死别，悲壮感人，也营造出全剧意境之高潮。第四场戏虽时间线重组，但太雷精神的主线与前三场戏是一脉相承的；而对当年的回溯，也揭示了前三场戏中子女追求革命、烛光在前内的逻辑，更是陆静华及儿女们精神世界的升华，是对张太雷精神的传承和弘扬。“烛光”在前，“初心”不改，锡剧《烛光在前》显然是一出革命意蕴、妻儿情长、感人好看的优秀剧目，当下这样描写革命先驱的剧目并不多见。

就形象塑造言，该剧着力塑造的张太雷、陆静华及其三个子女的生动物象，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陆静华的形象，尤为真实感人。她是革命先驱的妻子，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当张太雷离家革命后，她独自承担着家庭的重担，除了三个孩子，还有后来瘫痪在床14年的婆母。为了不给家庭招惹麻烦，她还要隐瞒丈夫真实的身份。多少年来，她是在艰辛、忍耐和煎熬中度过的。她的儿女要重走父亲之路时，她是纠结两难的。作为母亲，她舍不得孩子离开，她更清楚地知道，孩子一旦离去，就有可能像父亲一样为革命牺牲。但在关键时刻，她不仅告诉了孩子们父亲真正的身份，而且坚定地支持儿女走父亲的道路。陆静华正是这样一位慈母，与天下母亲一样，爱家庭、爱丈夫、爱孩子，但关键时刻，她同样因为“谋将来永远幸福”，义无反顾，支持孩子们的选择，引领他们投奔共产党，走向革命。剧中并没有人为拔高陆静华，把她写成一个“高大上”的英雄母亲，而是写出了一个普通又崇高、真实可信的共产党人的妻子。生活艰辛困苦，儿女去留抉择的两难煎熬，忍受着常人所不能的痛苦和纠结，如此的陆静华却更鲜活、更真实、更感人。她的身上固然蕴涵着张太雷之精神，而她崇高的品格和美德更闪烁着伟大的人性光芒。

该剧的编导演都是当下实力派戏剧大家，强强联合，精心打造了精彩的舞台。编剧罗周非常擅长触摸人物情感的“痛

点”，描写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刻画形象，彰显性灵。导演童薇薇和主演孙薇在二度创作上，善于把握剧情和人物的“动情点”，通过细腻生动的表演，创造真实鲜活的舞台形象。对于主演孙薇来说，扮演陆静华是她的又一次挑战。她曾经在锡剧《卿卿如晤》中扮演过近代革命党人林觉民的妻子，积累了相关的表演经验。应该说，孙薇饰演的陆静华，又有了一次新的飞跃，出色地塑造了太雷夫人的形象。她细腻动情的表演，如诉如泣的锡剧声腔，大大增强了这一形象的舞台感染力。全剧的四场戏，每场都有精彩之处，随着剧情和人物命运的变化，观众几度感动，屡次落泪。

全剧开场的“剪信”就先声夺人。1937年的冬天是个非常时期，陆静华在“志忘日夜苦思、远近江天连火光”的背景下，准备携家逃难，而二女儿“痛心国难意激昂”，愤而离家从军。张太雷不在家，丈夫的家书自然成了母亲的主心骨。家书引领了儿女们的前途和命运，而剪下“抬头”张静华和“落款”张太雷的细节，是为了保护出行的儿女，也营造了扣人心弦的戏剧悬念，更寄寓了浓浓的夫妻情、母女情、革命情，极富思想内涵和戏剧张力。

第二场的“议去”，“腌萝卜”是神来之笔。这场戏从次女西晋（梅）托交通员捎信、组织来人接他们全家去延安切入，次女、儿子盼着要去延安，但因为瘫痪在床14年的婆母，静华却不能去。第二场戏展示了一个普通革命家庭的家长里短，神来之笔落在母女“腌萝卜”的细节上。“萝卜干下酒作佳肴”是常州民俗，“腌萝卜”的三步曲，托物言志，对比联想，“人生一世亦如此，苦尽甘来慢慢熬”，正是寻常百姓的人生写照，也是陆静华的人生自画像：“熬熬熬，忍忍忍，但凡有个盼头，总有苦尽甘来之时。守着你们无病无灾、长大成人，就是妈妈的盼头，再苦再难，我也欢喜。”以“腌萝卜”喻人生，正是这场戏的戏眼所在，陆静华敬奉婆母、慈爱儿女、不辞辛劳、自我牺牲，令人敬重，催人泪下。

第三场“掷衣”，更是一场母子生离死别的情感戏。张一阳背着母亲追随革命，陆静华寻子到船上的那段母子戏，层层递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母亲不舍儿女又忍痛舍子的复杂内心。母亲担忧，儿子一旦走上丈夫的革命道路，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丈夫走了，次女走了，儿子再走，作为母亲，情何以堪？不过，当儿子铁了心要追随父亲的道路时，母亲不舍也得舍，此时的陆静华内心纠结、挣扎、两难，但最终还是转向了支持。“掷衣”的细节，突出革命者的母亲忍痛割爱的悲壮。对于张一阳来说，偷偷离家，也是不堪与母亲当面告别，所以，当母亲离船而去时，一声“妈妈”，撕心裂肺，观众无不动容。

第四场“起名”是往事的回溯，更是全剧主题和意境的升华。张太雷从前三场戏中的“影子”走了出来，正式登场，他与陆静华的夫妻情凄美动人。这场戏有两个重要场景，一是当年张太雷夫妇重逢后的再次别离，张太雷对妻子讲述了他离家革命的真正原因。第二个场景是为儿子起名“一阳”，引出了母亲怀胎十月的倾情演唱，也将该剧的情感戏推向了高潮。全剧最后在“幕后传来婴孩啼声，十分响亮”中结束，“冷到极时，春便近了”，正象征着一个个天下妻儿幸福的新中国即将诞生。

该剧的语言本色当行，词朴而情浓，言简而意赅，与锡剧剧种和声腔很是匹配。锡剧剧种本就擅长表现家长里短、儿女情长，该剧虽然写的是革命者的家庭，但夫妻情、母子情的家长里短和儿女情长是全剧演绎的主体，以情写人，以情动人。剧中许多细节的表现，充满了浓烈的生活气息和情调，又非常切合具体的戏剧情境和人物心态。“腌萝卜”三个步骤的唱段，与经典《琵琶记》赵五娘“糟糠自厌”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陆静华的人格和品性（常州人，百姓家人生味）。

常州锡剧院近年来在现代戏的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由此，我联想到2004年春，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在常州举办现代戏优秀保留剧目展演，常州本有着创作现代戏的优秀传统。我们期待，常州锡剧院以锡剧《烛光在前》为新的起点，再接再厉，为当代戏曲现代戏创作多做贡献。

烛光里的妈妈

□许可

罗周做编剧的剧本总有惊喜，《烛光在前》也不例外。《烛光在前》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张太雷的真实人生为原型，以张太雷的夫人陆静华为第一主人公，以她对三个子女要去投身革命的三次挽留、三次离别为主体展开叙事。剧中没有太多的笔墨正面描写张太雷，甚至他直到最后一折才出场，但他又无处不在。

罗周以一个革命者的妻子作为切入点，她说：“这次我回归到最朴素的表达，张太雷一家的生活中有太多真实的细节，已经构建了作品的骨架，丰盈了作品的血肉。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尊重那些曾经鲜活过，用尽力气生活过的生命本身呢？那些真实的细节让我非常虔诚地理解他们、感受他们。”她确实是用最朴实的词汇创作出了一个最不平凡的母亲，同时折射出了共产党人为信仰前仆后继、舍小家为大家，贡献出自己所有的精神光辉。《烛光在前》作为一部“献礼”作品是独树一帜的，甚至可以说是独占鳌头。

《烛光在前》秉承了罗周一贯的四折一楔子的形式，简洁明快地凸现了一位母亲、一位革命者的妻子怎样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家庭和儿女、丈夫的事业和信仰。也让观众关注到了一个我们很少关注的人群。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但是革命党人的妻子更多的是守望，她们凭借心中的一点烛光，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和牺牲。

陆静华与儿女和丈夫的四次离别、四次挽留，虽然同是离别和挽留，但是却各不相同。第一折剪信，二女儿张西蕾（梅）“愿迎风火赴疆场”“敢投此身入烘炉”，态度十分坚决。作为母亲，谁“忍听儿蹈兵锋”？她态度也很强硬，再三叮嘱张西屏“看着她”“看紧她”“守住她”！但伤心之余，她“剪信”交给女儿，并告诉女儿哪里才是她应该走的路。孩子们疑惑母亲的行为，早有准备却为何反对，母亲说：“却总想留你一留。”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充满了无奈、隐忍和关爱。第二折中，张西屏收到妹妹从延安的来信，被兴奋和向往冲昏了头脑，她与母亲的一段对唱堪称精彩，女儿讲理想，母亲讲做萝卜干，很接地气，但是暗藏人生哲理，两人貌似各述心曲，但是又暗藏交流，虽是言外之意，又是情理之声。最后陆静华说：“你想去就去吧。”面对女儿的惊异，



她的回答是：“我留过了……”也许是有二女儿的前车之鉴，这次离别她平静了很多，但更多的还是无奈。最后张西屏选择了走母亲的路，她说：“他们去走爹爹的路了，就让我来走妈妈的路吧。”催人泪下。第三折，儿子张一阳的离开，唯一的男丁要上战场，意义是不同的，但是作者偏偏让他们的分别不是面对面的，别具匠心，唱词也十分经典、感人。第四折闪回到张一阳出生之前，陆静华对张太雷的挽留，这也许是她对丈夫的惟一一次任性，这一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柔弱和强大，还有一个革命者面对家庭瞬间的徘徊。

罗周简直是“创作天才”，她可以将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牵挂、不舍和放手表现得淋漓尽致，尺度把握得也很精准，没有嘶吼和夸张，仅仅是淡淡的几句话，却获得了比呐喊更能击中人心的力量。最后一段诗化的唱词，情感细腻、文辞优美，是在戏曲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的经典唱段。

张太雷29岁牺牲，可用的材料很少，但是罗周十分智慧地从他的妻子入手，将星星点点的史实结合合理的虚构，串联成了一位母亲的史诗。不同于大部分革命题材，《烛光在前》没有惨烈的战争和豪言壮语，而是通篇表现儿女情、夫妻情，充满了生活质感。

陆静华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嫁给张太雷之前字也不识一个，之后丈夫教她识字，潜移默化当中张太雷的种种思想对她有很深的影响，儿女虽然不知道父亲是谁，但是父亲的思想却又由母亲在潜移默化当中传播给了他们。作者展现给我们的，不光是两代英雄，还有两代母亲。就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情感，默默地滋润、渗透着每一个人的心和情，在脉脉温情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薪火相传。

一曲人民母亲的真情赞歌

□靳文泰